



中國藝術文獻叢刊

〔明〕王世貞
弇州山人題跋
下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

中國藝術文獻叢刊

弇州山人題跋 下

〔明〕王世貞 撰

湯志波 輯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弇州山人題跋卷之十二

碑刻墨刻跋

衡山禹碑

禹碑在祝融峰，重刻者有二本，而隸釋亦微不同，大抵多以意會耳，非必盡能識之也。按昌黎歌「科斗拳身薤倒披，鸞漂鳳泊拏虬螭」，是書形勢，亦誠有之。及讀盛弘之《荊州記》、劉禹錫寄呂衡州詩，此碑流跡已久，不當參以蜉蝣之足。但銘辭雖古，未諧聖經，極類汲冢周書《穆天子傳》中語，豈三代之季，好事者托大禹而刻之石耶？然宣王《石鼓文》亦多類是，似更有不可曉者。予直以爲即秦以前文猶勝作西京後人語，而用修所謂「龍畫傍分，螺書扁刻」，不啻倍蓰《嶧山》、《瑯邪》也，留此以冠諸刻。

岐陽石鼓文

石鼓文辭既深，典出人《雅》、《頌》，而書法淳質，是籀史跡，其爲宣王田獵之語可據。歐陽公偶以臆見疑之，爲書家諸學士貶擊，殆無地可容面。若以夫子之所不應刪，則非也，詩固有夫子之所未盡見者。此石今猶在太學，而人不知護持，豈亦所謂舍周鼎而寶康瓠者耶？

秦相嶧山碑

昔賢評徐散騎有字學而書法不能工，今所摹斯相《嶧山碑》，僅得其狀耳。求所謂「殘雪滴溜，鴻鵠群游」之妙，徒想像於荒煙榛草間，重以增慨。

西嶽華山碑

《西嶽華山碑》，文見楊用修《金石刻》，亦爾雅可讀，爲新豐郭香察書。凡漢碑

例，不存書者名氏，此小異耳。至謂東京無雙名，而云「察書」者，監書也，其言亦似有據。然鄧廣德、梁不疑、成翊世、鄧萬世、王延壽、謝夷吾、蘇不韋、費長房、薊子訓，此何人也？其行筆殊遒勁，督策之際，不盡如鍾、梁二公，知唐人隸分之法，所由起耳。

漢太山孔宙碑後

《漢太山都尉孔宙碑》。宙，融父也，卒以延熹四年。又後四年而都尉廢，廢三年而長子褒坐融匿張儉抵罪，時融年十六。宙卒時僅九歲，碑不載宙子名，余故附記於後。碑陰有「廣宗捕巡」等，今皆失之。其書與文雖非至者，要之不失東京本色也。

跋漢隸張蕩陰碑

《後漢蕩陰令張君碑》。君諱遷，陳留己吾人，蓋既卒，而其門生故吏刻石記之

者也。文辭翩翩有東京風，獨叙事未甚詳覈耳，至謂其先有曰良、曰釋之、曰騫者。按，良，韓人，釋之，南陽堵陽人，騫，漢中人，宗系絕不相及，文人無實乃爾。其書法不能工，而典雅饒古意，終非永嘉以後所可及也。

漢景君銘

《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》，今在濟寧州學，見永叔、明誠集中，而永叔辨論加詳。隸法故自古雅，尚可識，益州部當言刺史，不當言太守也，額曰銘、辭曰誄，亦屬未安。東京作者，往往如是。

漢司隸校尉魯峻碑

右《司隸校尉魯峻碑》，亦漢隸中之有聲者也。鄭樵氏謂出蔡中郎，趙明誠疑其不然，俱未有據。峻自司隸再遷以終，今舉其雄者，又爲之私謚曰忠惠父，皆門生故吏意也。

漢圉令趙君碑

《漢圉令趙君碑》，當趙明誠時已剝缺，名字無考。而所載銘辭，今尚彷彿可讀，書法方整，鍾、蔡所近，其碑是漢舊刻，可重也。《金石錄》云「司徒楊公辟」，考碑「司徒袁公辟」，當以碑爲正。

蔡中郎書夏仲充碑

按趙明誠《金石錄》云，此碑元祐間治河隄，得於土壤中，刻畫完好如新。又云家所藏漢碑二百卷，獨此碑最完。然則歐陽公以前，當不及見矣。碑尾今有「蔡邕伯喈書」字，乃後人妄益，然內稱夏君於建寧三年六月卒官，而是時伯喈繇橋司徒府出長河平，入爲郎中，又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，與鍾、梁諸公小異，而骨氣洞達，精彩飛動，疑非中郎不能也。但蔡集不載，而他書亦無可考，姑闕以俟知者。

桐柏廟碑

後漢《桐柏廟碑》，王文考撰，摹搨精彩動人，覽者謂是宋本。按，歐陽永叔《集古錄》謂：「磨滅雖不甚，而文字斷續，粗可考次。」其所載文僅十之六七，不應此本完善乃爾。豈漢碑已泐，而宋人別得善本重刻之耶？分法雖極古雅，然往往有史唯則、張正臣筆意，視《受禪碑》、《勸進表》不無出入，因識以俟知者。

皇象天發碑

嘗覽黃長睿《東觀餘論》，稱休明書人間殊少，唯建業有吳時《天發神讖碑》，若篆若隸，字勢雄偉。後又閱趙明誠《金石錄》，頗載碑所謂「上天帝言」、「大吳一萬方」等語，以爲妖而不著其奇。昨肖甫中丞搨一紙見寄，大抵與漢隸殊異，亦不用批法，而挑跋平硬，又盡去碁算糾環之累。隸與篆皆不得而名之，信所謂八分也。雖稍磨泐不可讀，而典刑盡在，因錄之篋中。跋尾胡宗師不著臨池名，而絕得魯公《宋

文貞碑側記《法》，亦可取也。

急就章

章草，隸之分變也，自伯英創今草，海內爭趣之，章日以廢。《書譜》稱二王章法俱入神，而其存者自《孫權》、《豹奴》二三帖外，不復可見，豈非愛而傳者不在是耶？此《急就章》稱皇象書，無可據，唯米元章《書史》云象有《急就章》，唐摹奇絕，在故相張齊賢孫山陽簿直清處。此豈即其物耶？然當葉夢得刻石，時再經摹搨，國初又一人仲溫手，風骨盡矣。形似一二存者，精意古色，尚足照映藝圃，況真象書，又當何如耶？

孔子廟碑

《孔子廟記》，後有「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」數字，是宋嘉祐人益者。魏文帝於篡漢後日不暇給，乃有此舉，毋亦禪讓餘策哉？何新之莽、魏之丕來辱吾聖道若此

也。碑字多漫漶，其存者結體亦與《受禪》同，差可寶也。

受禪碑

《受禪碑》，云是司徒王朗文、梁鵠書、太傅鍾繇刻石，謂之三絕碑。一云即太傅書，未可據也。字多磨剝，然其存者，古雅適美，自是鍾鼎間物。噫，其文與事不論，後千百年，而使海內之士所指而唾罵者，寶玩不忍釋，孰謂書一藝哉。

勸進碑

《勸進表》亦云鍾繇書，結法與《受禪》略同，第所稱官俱號督軍，蓋是時尚未稱都督耳。以太傅手腕，使書前後《出師表》，刻之七尺珉，不遂與日月相照映哉？吁，可惜也。

又二碑

余所記《勸進》、《受禪》二碑，以乞家弟矣。後復得一本，字畫不甚剝蝕，惜《受禪》闕前數行，中又多斷簡，當是舊搨再經裝池致零落，其存者猶燁燁精采射人也。余始絕喜明皇《泰山銘》，見此而恍然自失也。漢法方而瘦，勁而整，寡情而多骨，唐法廣而肥，媚而緩，少骨而多態，此其所以異也。漢如建安，唐三謝，時代所壓，故自不得超也。

鍾太傅賀捷表

太傅《賀捷表》，一名《戎路表》，清麗無前，唯結法似小異真跡，藏宣和御殿。歐陽公以二十四年九月內羽未死爲疑，黃長睿復以閏年駁之，當無可措語矣。第此亦非李懷琳輩所辨也。

宋搨蘭亭帖

此《楔帖》所謂《蘭亭叙》正本，賜潘貴妃者。及秘殿圖印，乃是作一小冊子於綾面書記耳。是元初人裝，潭池皆零落，後有朱紫陽及柯丹丘題，仲穆諸公跋，末又一老僧作胡語，末云「付之東屏，永鎮山門」。按趙吳興《獨孤長老蘭亭十三跋》內稱，吳中北禪主僧東屏有定武《蘭亭》，從其借觀不可，一旦得此，喜不自勝，獨孤之與東屏，其賢不肖可知也。此本爲六觀堂周氏世藏，豈真北禪物耶？第細看是木本，及取姜堯章《偏傍考》證之，所謂仰字如針眼、殊字如蟹爪、列字如丁形、云字微帶肉，頗可據，他未必盡爾。又中所注「曾」字乃作一鉤磔，黃長睿謂押縫「僧」字之誤，今亦不然也。字形視他本差大，而中多行筆，雄逸圓秀，天真爛然。又《聖教序》古刻佳字皆從此中摹出，吾不知於《定武》何如，《復州》以下，皆當雁行矣。始吾一再題，皆謂《定武》，而不能辨木本所以。後閱米海岳《書史》，稱泗州杜氏收唐刻板本《蘭亭》，與吾家所收俱有鋒勢筆活，回視定本及世妄刻之本異。又云錢唐關景仁

收唐石本佳於《定武》，不及余家板本遠甚。米高自標樹乃爾，即世所聞「三米《蘭亭》」是也。理廟題作正本，且所謂有鋒勢筆活語，豈三米耶？抑杜氏本耶？若「老僧付東屏」一跋，恐是好事者附會，成畫蛇足耳。語云《蘭亭》如聚訟，吾嚮者不熟律，漫爲長歌，遂作一番錯斷公案，然此本亦自不辱也。

又

莫雲卿甚愛吾此本，以爲在《定武》上，而周公瑕不然之，於跋尾頗出異議，人或難余。余謂昔裴逸民性弘方，愛楊喬之有高韻；樂彥輔性精純，愛楊髦之有神檢。論者評之，以喬雖高韻，而檢不匝，樂言爲得，然并爲後出之僞。此本之視《定武》，殆猶楊喬之有高韻，而微傷檢者乎？要之亦伯仲也。然遂欲定周、莫之優劣，比於裴、樂，則吾未敢知。

又

余嘗見開皇石本、褚河南臨本，與此雖小有不同，然皆行筆也。《定武》稍真，爲一時賞重，然米南宮絕不喜之。其後摹者日益楷而小，非復故步矣。相傳《定武》爲歐陽率更臨，故楷法多勝，褚河南臨則行法勝，蓋皆以其質之近爲之耳。米筆佻，以故不欲爲《定武》左袒，與公瑕之謂此本不如《定武》者，俱非篤論也。

又

此本初爲周氏六觀堂物，周生歿，其家失之，落拾遺人黃熊手。熊嘗借張氏摹石搨得一紙，作古色，卻割去真帖入舊裝，又攜示今沈尚寶、申學士乞題尾，質之吾州曹氏，得中金三十兩，以真帖一幅質周金華處，得中金二十兩。最後事露，曹氏卻責令原卷，而會金華歿，復從其家購之，始復合而售余，損他器翫直數十千去。久之，而吳中有刻《蘭亭叙》者，文休承爲題尾，加獎飾，以爲不下《定武》。細閱之，即

張氏石本耳。以此知余所得之妙，信非凡品也。

題宋搨褚摸楔帖

昔人稱宋搨《蘭亭》自《定武》外，以《復州》爲勝，《豫章》次之，劉無言重刻張澂褚摹《蘭亭》爲第三本。今此帖稱張澂摹勒上石，蓋昔人偶未見澂原石耳。所謂循王家藏本，恐不甘《復州》、《豫章》下也。記余少時，得石刻褚摹《楔帖》，前四字爲張即之書，次爲馬軾圖褚摹狀，又次爲米芾元章跋及贊，於尾云：「元祐戊辰獲此書，崇寧壬午六月，大江濟川亭，舟對紫金避暑，手裝。」《楔帖》之下僅「紹興」二字御記，及後有「政和六年夏汝南裝觀察使印」而已，餘七印皆米氏識也。英、景間，吳中陳祭酒緝熙得此本，謁館閣諸大老，跋凡十有三，雙鉤入石。余獲石本後十餘年，而陳裔孫以墨本來售，僅餘忠安等五跋，而增元陳深十三跋於前。詰之，則曰：「近以倭難竄身，失後數紙耳。陳深書尚固未登石也。」余時不甚了了，捐三十千收之。踰月小間，較以石本，不及遠甚。又踰年，檢都元敬《書畫見聞記》云：「祭酒歿，此

卷燬於火。」余悶悶不能已，然怪所以存此五跋者，蓋陳命工更臨一本，而刻此跋以授少子，今此其本也。又數年，始獲此宋搨本，內有范文正仲淹、王文忠堯臣手書，杜祁公、蘇才翁印識及米老題贊，與前本同異幾二十許字，考之米老《書史》，無一不合，而光堯秘記、敷文鑒定又甚明確，始悟陳所得蓋米本耳。陳本輕俊自肆，至米跋則翩翩可喜，使他人故不易辨此，然亦不敢出入乃爾。意米老嘗別爲贗本以應人，又懼異時奪嫡，故稍錯綜之耶？此老白戰博書畫船，其自叙以王雍雪景六幅、李主翎毛、徐熙《梨花》易之，損橐裝矣，能無作此狡獪變也。余不足言，獨怪陳以平生精力與諸老先生法眼不能辨，故詳記其事於張本，以歎夫真賞之不易得也。余贗本爲友人尤子求乞去，余笑曰：「售之，第無損人三十千。」

又

米襄陽謂此爲褚河南的筆，亦非也。既稱「勾填清潤」，又云「以意改，誤易數字」，未有雙鉤廓填而意易者，蓋唐人於河南臨本上加雙鉤耳。虎兒實知之，不欲矯